

陷

梅子◎著

一个关于权力和金钱的精心布局
一次暗算与反暗算的精彩对决

阱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陷

梅子◎著 XIANJING

阱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陷阱/梅子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 10

ISBN 978 - 7 - 80228 - 961 - 1

I. 陷… II. 梅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1275 号

陷 阱

作 者: 梅 子

选题策划: 张国辰

责任编辑: 吕 晖 董晓琼

封面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 编 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(传真)

发 行 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e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 印 张: 18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28 - 961 - 1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第一章 井中男孩

余波的霉运算起来还得从认识叶晶莹开始。

余波在部机关工作了两年，也就是说余波在叶晶莹叶科长手下工作了两年。这两年余波对叶晶莹说不上熟悉，可也不陌生，对这个长相魅力四射的女人多多少少总有那么一点点欲望。不过，余波对叶晶莹还是敬而远之，在这个顶头上司的眼里，余波充其量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而已。

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满树的春色让余波在办公室窗前不由地多看了几眼。两年来，余波还是头一次这么长久地去打量部机关大院的春景。一个无法捕捉的女人影子，似乎那种身形就是叶晶莹的再版，逐渐浮现在余波隐蔽的内心里，具体的是什麼，余波说不上，不过余波在想，他该找个女人了，该成个家了。

“余，看什麼呢？”科长叶晶莹如桃花般灿烂的脸上，露出了惯有的笑容。

叶晶莹对余波的称呼是独特的，那个简简单单的“余”，包含了叶晶莹作为女性的千万种妩媚，同时也带着一種很暧昧的内涵。对于余波而言，叶晶莹的称呼，多少让他感动，而且在他听来，是很受用的。两年来，余波多多少少还是很在意叶晶莹对他的这个称呼。

“余，暖瓶里没水。”叶晶莹的话一半是提示，一半是命令。

余波将洒在春色中的眼光收了回来，提着暖瓶有些不情愿地往水房走去。两年来，余波包揽了打水、拖地、擦桌椅等等所有的杂事，余波做得毫无怨言，可是当叶晶莹用命令的语气让他去打开水时，余波的心却像被蚂蚁咬过一样，不经意间疼了一下。

“官大压死人。”余波想起了这句话，以前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，来部机关以后，这样的意识一天比一天强烈，一天比一天明显。他刚来部机关的那阵子，欣喜若狂，他想这是北京的大机关呀，一辈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，有一天却能够坐在这里上班。余波以为他一辈子知足了，可是仅仅两年的时间，余波发觉他越来越失落，

越来越不知道他的事业该从哪儿开始。一个研究生,放在下面任何一个所里,他都是受人仰视的,可是在部机关,他又算得了什么呢?三处那个陈亦处长,比他们的叶科长才大两岁,他可是留洋回来的人物,在部里才是专业权威呢。他算什么,顶多就是一个小人物而已。余波有时候想想觉得很窝气,特别是叶晶莹命令他做事的时候,这种感觉更让他难受,可是余波只能把自己的难受压在心里,对叶晶莹的话只有绝对服从。

余波懒散地提着水瓶去了水房。在他低头打水时,后背被人重重拍了一下,他回头正要发火,见是办公厅的欧秘书,又将怒气硬生生地压了回去。尽管余波内心窝着许多火,可是他不敢随意地冲人发。在部机关,余波太卑微了,只有他受气的机会,没有他发脾气

的地方。

机关就是这样,权力和权威才有说话的分量,而且机关的人际关系微妙得让人恐怖。余波记得他刚来部机关时,特别好奇,爱去别的科室串门,在彼此拉家常中,随口评论某个领导的话,结果都被传到领导耳朵里,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何葵处长,开会时不点名地批评上班串岗的事,说有些年轻人骄傲自满,要是不想干,可以走人,任何一个地方离了谁地球照样还会转动。不要以为多认识几个字,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,就觉得这个世界离了他,别的人就不能生存了。为这事,叶晶莹骂他是个猪,笨得让人任意宰割,“机关是个复杂的地方,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需要格外谨慎。”这是叶晶莹告诉他的话,他像当年记住在河北工作时的那个所长的话一样,

牢牢地记住了叶晶莹的这句话。从那以后，余波轻易不敢在任何一个个人面前说真心话，在两年的相处中，余波在叶晶莹的言传身教中，逐渐养成了看人行事的习惯。

“余波，最近忙什么呢？”欧秘书没有注意到余波的表情变化，熟络地问余波。

“还不是老样子。”余波和欧秘书私交还算不错，没事时，一块说说话，下下棋，关系倒也融洽。

“不对吧？老弟最近赚了一把，不请我喝一杯？”欧秘书半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欧秘书的话让余波摸不着头脑。他最近一直呆在机关里，没做任何项目，上哪儿赚了一把？再说有叶晶莹在，所有的项目，他只有整理起草的份儿，没有发话的份儿。他正要追问欧秘书时，水房又来了好几个人，欧秘书冲余波使了一个眼色，余波只好把满肚子的疑惑硬生生地压了下去，提着暖瓶脚步有些沉重地往外走。余波走到水房外，站在欧秘书回办公室的路口等他。

“余波，等我吗？”欧秘书从水房出来冲余波问。

“当然是你。欧秘书，你刚才的话，什么意思？”余波有些急躁。

“你真不知道，还是故意装孙子？”欧秘书有些不高兴。平常他和余波在一块下棋时没少给他吐露一些机关内幕，可余波倒好，拿了人家这么多回扣，却对他隐藏得滴水不露，他觉得余波也太不够义气了。

“什么意思。你说明白一点。”余波没有心情去理会欧秘书的

态度,仍然很急躁地问。

欧秘书从余波的神色中感觉到,余波的确不知道他要问的事。他将余波拉到一个无人处问他:“你是不是在山东拉了一笔赞助,还拿了三万元的回扣?”

“你听谁说的?”余波真的急了。

“甭管谁说的,有这事吗?”

“赞助不是我拉的,回扣也不是我拿的。”余波明显感觉到事态的严重,急忙为自己辩护。

“余波,说这些没用,回扣上的字是你签的。你们叶科长知道这事,不让上报,何头还是很在意你们叶科长的话,他没有说什么,我当然也装作什么也不知道。但是余波,我必须给你提个醒,当心点,别让部纪检知道了,想赚钱的门道多的是,别往部纪检的枪口上撞。”欧秘书说完这些话,在余波肩上用力拍了拍,就走了,撂下余波傻呆呆地站在哪儿。等余波回过神来,后背已是一身冷汗。

余波回到办公室后,用眼睛的余光瞟了瞟叶晶莹,他很想问叶晶莹关于回扣的事,可是话到嘴边他又忍住了——叶晶莹不会告诉他。他太清楚叶晶莹的为人,不愿说的,任何人都甭想从她的嘴中套出话来。在机关泡久了,这一点,叶晶莹早已练得炉火纯青。

余波刚刚坐下没几分钟,叶晶莹就冲余波说:“余,我有事出去一趟,青玲看来是不会上班的,你别走开,要是被何头发觉,办公室没人,大家都没好日子过。”叶晶莹像是算准余波有事似的,不等余波开口,径直飘然地离开了办公室。

叶晶莹走了，办公室只剩下余波一个人。叶晶莹平时不大出门，所有外出的琐事，基本是余波代理，这关键的时候，叶晶莹倒有事了。余波当然不敢问叶晶莹，只是在心里犯嘀咕。

余波好不容易才挤进部机关，他可不想被开除公职。这事要是让部纪检知道，他准会受到牵连。三万元，不是大数目，可也不算太小，足够开除公职。部纪检三令五申地讲，不准以任何形式向下属单位收受回扣，可叶晶莹却做得滴水不漏，杀人不用刀。这的确让余波长了一回见识。

回扣是叶晶莹拿的，可字却是余波签的，余波就算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这码事。余波自认倒霉，可是他不甘心这样被叶晶莹捉弄，而且还留着一个说不清的把柄在叶晶莹手中，说不准哪天叶晶莹一发火，余波吃不了还得兜着走。一想到这里，余波就浑身直冒冷汗，他想他得赶紧找文主编商量商量。

余波一上午心神不定，这回扣的事压得他心口闷闷的。可他不敢擅自离开办公室，叶晶莹走了，青玲整个上午也不见人影。青玲倒是不怕叶晶莹，想上班就来，不想上班就不来，反正青玲也没多大事，叶晶莹对她上班与否从来不大关心。余波有时候很羡慕青玲，生活过得自由自在，不像他，处处都得小心，逢人就得送上笑脸，有时候感觉好累。可是累归累，每天余波还是照样小心地看着大小头头的脸色行事，唯恐半点做得不周。

叶晶莹大小事都找余波。用叶晶莹的话来说就是，她看重余波，一般人她还不让别人帮她做事。余波对于叶晶莹的话向来都是

服从的,而且他认为叶晶莹圆滑聪明,这一点正是他应该学习的。在机关说圆滑是一种赞赏,说老实就是一种贬低。在机关干了两年,余波多少明白机关的用词方式。

余波时不时扬起手腕看看,时钟不紧不慢地一圈又一圈地转动,毫不在意余波内心的那份焦急。整个上午,余波盯着时钟看了无数次,这一回,他终于想明白了度日如年的感觉。

终于挨到下班的时间,余波饭也顾不上吃,急冲冲地去找《地质与研究》的文主编。

文主编在女儿红酒楼请余波吃饭。

余波满脑子都是回扣的事,哪有心思吃饭。可是文主编不急不缓,坚持边吃边谈,余波也不好说什么,只得听文主编的。

“小余,饭还得一口一口地吃,人也得一天一天地过日子,生活就这么回事。不管发生了什么,慢慢想办法,没有过不去的河。”文主编做什么事都这样,不急不缓。余波在这边急得冒汗,文主编在那边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菜。

余波好不容易缓和自己的情绪,这个时候文主编饭也吃完了,余波才一古脑地将欧秘书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遍。

“文主编,你说我该怎么办?”余波急切地望着文主编。

“小余,别急。我们一同想办法,我就不信,两个大老爷们斗不过一个臭女人。这女人真够黑的。”文主编听了余波的话,火直冒。

文主编对叶晶莹是又恨又怕,这女人挺有手腕,这一点文主编

深深地领教过。

事还得从头来说，这是上年头的事。一天午饭后，叶晶莹在戴梦德门口拦住余波。

“余，你说晶姐对你怎么样？”

余波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：“好哇。”

叶晶莹很满意余波的回答，将他带出胡同口才说：“余，你跟《地质与研究》的文主编说一声，我给他们拉了一笔赞助，让他赶紧给山东回张发票。”

余波当时认为这是件好事。再说他到《地质与研究》杂志做客座编辑，还是叶晶莹给联系的。

余波是环境地质的硕士生，到部里上班的那一年，何处长把他带到一处，指着一个女人对他说：“这是叶科长，以后具体工作，由她安排。”那时叶晶莹正在赶写一份材料没抬头，只应了一声。余波当时觉得这女人挺牛的，在处长面前居然这个态度。

何处长走了以后，叶晶莹仍然在赶写手头里的那份材料，余波就那样在叶晶莹办公桌边上整整站了两个小时。他不敢随意坐下，好不容易才挤进部机关里，第一天上班，他得给上司留个好印象。

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叶晶莹终于整理完那份材料，见余波还傻站着，竟有些过意不去。

“对不起。”叶晶莹冲余波歉意地笑着说。

余波脸刷地红了起来，女人的笑一下子让余波很感动，就是再

让他站两个小时，余波也会心甘情愿。再说叶晶莹的确很妩媚，三十几岁的女人，正是丰韵尤佳的时期。余波当时想在这样一个魅力十足的女人身边工作，也是一件趣事。

叶晶莹站起来移桌子时对余波说：“何处长跟我说新分来一个研究生，司里办公厅本来给你安排在三处，是我找司长把你要到一处来的。来来，我们坐对面桌，遇事好商量。”

叶晶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她对面的那张桌子。那张桌子比叶晶莹的办公桌小许多，放在一块极不相称。尽管只是一张桌子，在余波的眼里意义却格外不一样，虽然那是余波来部机关上班的第一天，可就是那张一大一小的桌子，把部机关那种官场等级的界线划分得格外强烈。叶晶莹的办公桌比办公室其他两张桌子都要大，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当然第一天在部机关上班的余波还意识不到这种本质的区别，只是感官上有某种不一样的差别而已。

接下来叶晶莹向余波介绍司局情况，一处的分工安排。叶晶莹介绍这些时，很有条理，看得出叶晶莹对于司局情况了如指掌。介绍完司局以后，叶晶莹冲余波说：“你刚来，给我打下手，熟悉情况，好好干，过一两年，你就能独当一面。”

叶晶莹是热情的。这股热情客气劲儿，着实让余波感到亲切而且也很愿意亲近她。后来，司里的大小事，叶晶莹都让余波干，余波每干一件事，都会格外上心。

“小伙子不要嫌累，这可以迅速熟悉上上下下的关系。我看中了你，换成别人，想做我还不给。你看看青玲，我每天都让她绘图打

字,专业之外的事一件也不准做,将来做死了也只是个技术员、工程师之类的。你跟着我干,不会亏待你。”叶晶莹的这番话,倒是发自内心的。

余波是越来越服叶晶莹的。对叶晶莹吩咐的事,他都竭尽全力地完成。不过,叶晶莹对他也的确不错,遇上机关分发福利用品,每次叶晶莹都多照顾他。尽管只是一些毛巾香皂和食品之类的小物品,不值多少钱,但是叶晶莹的这份细心周到,倒让余波很感激。这样一来,余波一年上头不用买生活日用品,而且也分外用力去帮叶晶莹。他通常放弃自己的休息日去整理调查报告,有时通宵达旦地修改项目报告,对这些,余波做得尽心尽力,毫无怨言。尽管这些事最后的功劳全归了叶晶莹,余波仍然做得乐意。也没有想去同叶晶莹计较这些。

余波到部里《地质与研究》做客座编辑时对叶晶莹更是感恩戴德,叶晶莹对余波说,在《地质与研究》杂志做编辑,有利于他的业务提高,对今后职称评定论文发表都有好处。

余波在《地质与研究》杂志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,竟然喜欢爱上了这份工作,和文主编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。文主编一身文气,学识丰富,同他交谈,是件很轻松和愉快的事。而且从文主编那儿,余波的确学到许多东西,这些对于余波而言,是极为珍贵的。两年的机关生活,余波当然清楚明白,机关为人处事的方式,像文主编这样真心待他的人,恐怕再也找不着第二个。就凭这一点,余波还是很感激叶晶莹的。

余波刚到部机关时，对叶晶莹言听计从，处处维护。他是个明白人，两年的机关生活，让他深深地领略到叶晶莹的精明。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余波叫叶晶莹为叶科长，私下青玲不在办公室的时候，余波便叫她晶姐。各省来机关办事的人，都由余波接待，余波接待后不遗余力地介绍叶科长的种种好处，在机关里的年轻人那儿，余波也不忘给叶晶莹做宣传，说他们叶科长如何有才、有德、有识。这让叶晶莹打从心里赏识他。

余波从文主编那里拿回发票时，文主编给了五千元的回扣，这是规矩，再说叶晶莹是余波的上司，文主编认为这样做，对余波和叶晶莹都有好处。尽管叶晶莹拉赞助时，没开口要回扣，文主编还是主动给了，还让余波代叶晶莹签了名。当余波将五千元给叶晶莹时，没想到叶晶莹看到这些钱，一下子就不高兴。

“我说余，文主编也太小气了吧？五千元打发小鬼呢，我要三万元。”

余波找到文主编，将叶晶莹的话重复了一遍，文主编一听火了。“五万元的赞助，她要三万元，太黑了。我宁可退回去。”

余波夹在中间，偏向谁说话都不好，只好劝文主编先忍忍，他去做叶晶莹的工作，两个互相让一点，什么话都好说。

余波找叶晶莹商量这事时，叶晶莹一点也不肯让步。

“余，你别管这事。”叶晶莹丢下这话就气冲冲地出了办公室。叶晶莹再也没有在余波面前提回扣的事。余波心想，这事不了

了之是最好的，真的吵起来他偏向谁都是错。

元旦后的某天，文主编将一扎人民币丢在余波面前说：“小余，你把这三万元钱给那臭女人，够狠的。她居然让财务司卡我们脖子，说好元旦组织活动的经费，硬是被这臭女人搅黄了。”

余波觉得叶晶莹在这件事上做得有点黑，但是他却不动声色地将钱给了叶晶莹。叶晶莹接过余波给的钱，一言不发，塞进自己的小包里，扬长而去，丢下余波傻瓜似的望着叶晶莹的背影发呆。余波第一次觉得叶晶莹这个女人着实让人捉摸不透。

“来，小余，我们喝酒。”文主编不知什么时候将余波面前的酒杯斟满了酒。

“文主编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啊。”余波实在没有心情喝酒。

“我原来纳闷，这臭女人为什么让你给她办事，原来她想从中择干净，连回扣签字都是你的手笔，要是闹出去，你可得开除公职。”文主编喝了酒的脸，有些发红。

“我知道。可现在，我该怎么办？”余波已经六神无主。

“别急，来，喝酒。我就不信，我们斗不过这臭女人。”

文主编一口一个臭女人，他对叶晶莹已经恨之入骨。他呷了一口酒，尝了尝，然后慢条斯理地对余波说：“我倒有个好主意。”

“快说。”余波将到嘴边的酒杯迅速放了下来，睁大眼盯着文主编。

“看把你急的，就没一点男人气？”文主编在余波面前说话向

来直截了当。

“快说，我都急成这样，别逗了。”余波没有心情和文主编说笑。

“好，好，我说，我说。你把这臭女人给办了。”文主编笑嘻嘻地说，“就这么办，听我的没错。”文主编满怀胜利地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我办她什么？”余波莫明奇妙地望着文主编问。

“这种事，你要我教吗？”文主编大约是酒的作用，说话比平时放肆多了。“不过，小余，你也吃不了多少亏，叶晶莹还是一个不错的‘法办’对象嘛。”

直到这个时候，余波才明白文主编口中那个“办”的意思。脸一下全红了。“不行，这是什么狗屁主意，亏你想得出来。”余波一个劲地摇头，从不说粗话的余波，也说起了粗话。

“你还非得这样做，你这是堵她的口，真让上面调查这事，倒霉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，还有我。你想想，这臭女人关系广，你顺着她的竿儿爬，以后会大有好处。再说你要真给她男人戴了一个绿帽儿，她也不敢乱来。看得出，她很在乎她男人在技术院副院长那个职务。她男人还年轻，弄好了，院长就是他的。这臭女人官迷心窍，利害关系她懂。我来这个部机关几十年了，这臭女人的德性我还是刚刚才领教到的，以前也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，男人从湖北水利局调来后，她也跟着自己的男人一块来到了北京，以前在部机关里打杂，后来，从三处陈亦手下调到一处，没过多久就升了科长。我也纳闷这女人是什么背景，居然提升得那么快，不过现在我彻底服了这

个臭女人，够黑，够有胆量的。”文主编是第一次在余波面前谈叶晶莹的从前。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余波望着文主编沉思起来。

“小余，你不用想了，你还真的得顺着这个女人的竿儿爬。再说在机关，你要是想混出人样来的话，必须弄个一官半职。你别小瞧了叶晶莹那个科长，对下面各省市的人来说，还必须过她那一关呢。再说，你不能学我，一辈子办办杂志、玩玩文字什么的。你还年轻，学学这个臭女人的处世之道，也不是一件坏事。”文主编一本正经地开导余波。

“这哪成！把她办了，我可吃大亏了。叶晶莹大我十岁，你这是拿着肉包子打狗，还有，部机关忌讳这些事。”余波想都不敢想，一边摆手一边望着文主编说。

面对妩媚十足的叶晶莹，余波从不敢有非分之想。他欣赏她，也尊敬她，这两种感情单纯得像块玻璃一般透明。

“正因为部机关忌讳这些事，你把这臭女人办了，她就不敢声张。再说，给她男人戴了这么一大顶绿帽，她还能轻易拿你开涮？况且目前你不是叶晶莹的对手，除此下策外，你还能用哪种方式堵住这个女人的嘴？同一战壕里的战友，革命友谊才能牢不可破，这可是目前流行的官道处世方针。再说你把这事办好了，我再从那笔赞助费中挤出五千元给你，就算我这笔赞助喂狗了。”

余波从女儿红酒楼出来，心里多了一份沉重和负担。不知怎